

## 夜袭白家庄矿区

王春生

白家庄矿区煤炭资源丰富,易开采。日寇于1937年11月8日占领太原后,即抢占该矿区,掠夺开采煤炭资源,作为其战略储备,并在矿区及周边设据点、建炮楼、构筑工事、架设电网、驻扎重兵。

1944年秋,晋绥八分区一支队奉命来到太原西山风峪西北岔与白家庄矿区隔山相邻的周家庄、田家庄、王家庄驻扎,准备相机拔除白家庄据点。

战前,支队长林子元、副支队长廖步云派侦察参谋周斌化装成日本宪兵队便衣,潜入白家庄一带进行侦察。他先在九院村结识了白家庄矿工、太原县南关人阎三货夫妇,又通过阎妻的社会关系,经过多次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了伪军班长权如意、边臣和矿区小职员李秉章。在他们的协助下,查明了敌人在白家庄矿区的驻军人数、军事设施和武器火力配备、布防等情况。周斌回到支队,向支队领导作了详细汇报。

支队部根据侦察情况缜密分析后,认为袭击白家庄矿区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召开了由支队长林子元、政委赵钧益、副支队长廖步云、政治处主任杨德谦、参谋长原金丰、副参谋长马乐情等同志参加的军事会议,随即成立了指挥部,并下达了战斗动员令,决定支队的八个连分别承担主攻、佯攻、警戒、支援任务。同时派人通知太四区区长赵志钧和太五区区长孙占英等,要他们组织带领区基干队、民兵前来协同配合作战和动员群众支前、搬运物资。周斌秘密通知内线策应部队行动。

1945年农历正月十六傍晚,部队早早吃过饭后,便冒着大雪,从驻地出发,各连按时进入指定的战斗位置。午夜时分,支队指挥部下达总攻命令,霎时担任主攻的三连、四连战士们,在连长赵良佐、刘永清的带领下,向白家庄矿区敌人的炮楼院开始强攻。其他连队有的佯攻,有的担任警戒,防止太原和清(源)太(原)县之敌前来增援,有的从两侧迂回。区基干队和民兵一部分协同部队作战,一部分破坏剪切矿区的电网和电话线。

战斗打响后,三连的三排长常映光带领吴守忠、牛金锁、郭海德、刘鉴明等10余名战士,先夺取了敌人的弹药库,切断了敌人的弹源,给部队补充了弹药。随即全连出击,攻占了矿区据点附近的碉堡,清除了矿区日伪军的主要火力点。临近矿区据点不远处的敌红沟据点,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部队久攻不下。在此紧要关头,侦察参谋周斌指示内线边臣接近敌碉堡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师父边臣让你们投降。”伪军班长一听“师父边臣”四个字,立即命人放下吊桥,缴械投降。部队乘势一鼓作气冲锋,拔除了该据点。

经过激烈的战斗,到次日凌晨,夜袭白家庄矿区大获全胜。

这次战斗,除一小部分日伪军逃外,歼灭了大部分敌军,并俘虏日军10余人,俘虏伪军100多人,缴获迫击炮1门、机枪6挺、步枪200多支、子弹1万余发、电话机15部、军服100多套、牛马10余头,白面、布匹、烟酒等甚多。一部分物资转运后方,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分给了民兵和当地白家庄村、九院村、桃杏村等地的群众。

红色记忆

“丰周瓢饮”石刻

山西省平定县城以西4公里处,有一座名山曰冠山。此山独特之处在于山顶是平的,好像古人头顶戴的那种峨冠,故名冠山。

冠山不仅风景旖旎,冠群峰而独秀,更因孕育了冠山书院,汇聚了儒释道三教,滋养了众多学士名人,成为平定古州文化的重要象征。

在冠山一条幽静的小路旁,有一座小亭子,亭内立有巨石,石上镌刻傅山先生所题篆书“丰周瓢饮”。

此石刻向来被平定文人视为镇山之宝,上面“丰周瓢饮”这四个字自然备受关注。

不过,令人头疼的是,傅山先生题了这四个字,也不给留个具体的解释,站起身来就走了,弄得平定一地的文人雅士为这句话到底说了个甚意思,叽叽喳喳争吵了几百年,谁也不服谁,到最后也没吵出个结果来。

大多数平定人都认为,“丰周”指的是西周都城由岐迁至丰邑(在今陕西省长安县境内)之事;“瓢饮”出自《论语·雍也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 古诗里的太原葡萄

彭庆东

葡萄是人们喜食的鲜果,历代不乏吟咏葡萄的佳诗,这其中太原葡萄的“出镜率”极高。在此秋韵冬盈之时,撷取几首古诗分享个中的太原葡香。

有“诗豪”之称的中唐诗人刘禹锡可谓是个“葡萄迷”,他的一首诗作《葡萄歌》堪称葡萄种植的“快速入门”:“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移来碧墀下,张王日日高。分歧浩繁缕,修蔓蟠诘曲。扬翫向庭柯,意思如有属。为之立长檠,布濩当轩绿。米液溉其根,理疏看深灌。繁葩组绶结,悬实珠玑蹙。马乳带轻霜,龙鳞曜初旭。有客汾阴至,临堂瞪双目。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他把自己修剪、搭架、施肥、灌溉等农艺都描绘在了诗里,末了,还点明了山西葡萄的地域概念,局限于对当年地理位置的认识,诗中所述当为太原葡萄,因其提到的“马乳”“龙鳞”均为太原清徐地域的特产葡萄。

刘禹锡的另一首诗则明确道出了太原葡萄的珍稀。唐宝历年间,太原府尹李光颜为远在汴州任刺史的令狐楚赠送太原葡萄,之后令狐楚以诗《谢太原李侍中寄葡萄》回敬。彼时在洛阳的刘禹锡看到这首诗后,兴趣陡增,随即作诗《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葡萄》:“珍果出西域,移根到北方。昔年随汉使,今日寄梁王。上相芳缄至,行台绮席张。鱼鳞含宿润,马乳带轻霜。染指铅粉腻,满喉甘露香。酿成十日酒,味敌五云浆。咀嚼停金盏,称嗟响画堂。慚非末至客,不得一枝尝。”诗尾的“末至客”即为“贵宾”,刘禹锡感叹自己不够级别,因而得不到一颗太原葡萄品尝,表达诗人对太原葡萄的馋涎欲滴。也难怪诗人馋太原葡萄,那时的太原葡萄珍稀成了达官贵人的“快递尤物”。

白居易有一首五言诗《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洋洋洒洒400字,其内容看似与太原葡萄无甚相干,但在一句“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葡萄”的末尾,特意备注了六字:“葡萄酒出太原”。唐诗中葡萄又称蒲桃、葡萄、胡桃,都是音译,在当时并没有统一的名称,这也说明葡萄在当时是稀有之物,是传说中的存在。诗人把太原葡萄“升华”成了葡萄酒,成了边关将士出征前的壮行酒。

北宋政治家司马光《送裴中舍赴太原幕府》一诗中,为同僚简介太原周边风情景物时,在“舌尖上”只表述了太原葡萄:“山寒太行晓,水碧晋祠春。斋让葡萄熟,飞觞不厌频。”可见曾在太原工作过的司马光味蕾记忆最深的就是太原葡萄。

北宋文学家苏轼也多次接受太原人的葡萄馈赠,“冷官寓目萧条,亲旧音书半寂寥。唯有太原张县令,年年专遣送葡萄”。这首《谢张太原送蒲桃》诗或多或少地弥补了令狐楚《谢太原李侍中寄葡萄》中的一些信息遗憾,不仅让人感受到太原人的为人之道,还披露了那时太原人善于储运时鲜水果的科技信息。

如果说北宋年间诗歌里的太原葡萄是繁华富裕的象征,则南宋年间的太原葡萄却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南宋诗人武衍有一首七绝《尝葡萄》:“压架攀枝露颤圆,水精落照晴轩。微酸自是江南种,尚忍因渠说太原。”诗人虽然在安逸的江南品尝着微酸带甜的葡萄,却强忍着悲愤之情思念着葡萄产地——沦陷后的太原,这从另一方面来说直到大宋年间葡萄仍然是太原的一张晶莹名片。

明代太原贡生王象极游览清东湖,泛舟水面,作长诗《清湖十景》,其中以“湖舟”为题,用饱满热情的笔触描绘



绘了家乡葡萄,并将葡萄和葡萄酒融入了秀美的东湖一景:“欲登苍生何所操,影娥池上一鸿毛。鸭头绿酒葡萄熟,鸿首青天碧落高。”有太原葡萄的映衬,诗意清新,意境欢快。

晚清时期,有着清徐“一代文宗”之誉的诗人路宜中作《清源风景诗》:“葡萄架势绵延,屠贾沟东马峪前。行尽山村频举首,绿荫冉冉不知天。”漫山遍野的葡萄长势喜人,诗意景美情深,为太原葡萄的主产地清徐增添了一幅乡大写意的精美插画。

其实,赞誉太原葡萄的古诗有很多,比如有“蒲桃天下冠,太原与全邻”的气度,有“太原轻霜熬绛绮,甘露冻作紫水精”的美感,还有“清源葡萄甜如蜜,刀切瓶儿(葡萄名)不流汁”的津润……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古代,太原葡萄成为诗家们争相描摹的意象,足见其“天下之冠”的魅力,而诗作也因太原葡萄而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变得更加灿烂。在淡月斜倾之夕,读葡萄古诗,品太原葡香,既富诗情,又饶画意,亦为人生一乐趣耳。



## 云胜锣鼓

云胜锣鼓表演

云胜锣鼓,也称“云冈大锣鼓”,还称“晋北大锣鼓”,主要流传于晋北地区,其中以原平市永兴村最为著名。在云冈石窟的第16窟中,就刻有手持小锣的锣鼓乐队,这说明小锣在北魏时期就已流行于民间。当时,晋北高原原战事频繁,该乐种常用于欢迎将士凯旋;战争结束后主要用于民俗节日演奏。

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用武力扩大疆土,攻打林胡、楼烦时,每次出征之前,均要击奏锣鼓以振人心;战场拼杀之时,也要击奏锣鼓以励士气;得胜还朝之后,还要击奏锣鼓以示庆功。后来,在两汉征匈奴、北魏伐柔然,隋唐突厥突厥、北宋抗辽金、明朝战蒙古等历代战争中,也都沿用云胜锣鼓。

不同于晋南锣鼓和太原锣鼓,云胜锣鼓演奏起来有人物、情节和故事内容,在山西锣鼓中自成流派。

云胜锣鼓的演奏队伍可大可小,小者十多人,大者百人左右。乐器为大鼓一面或三面,锣四面、铙四副、钹四副。演奏之中,演奏者时常变化步法,队伍时而似龙,时而如虎,不仅声音震撼、好听,而且变幻多样,甚为壮观。

锣鼓曲谱有“点将出征”“拼杀四门”“得胜还朝”“万民欢庆”和“过街秧歌”等,演奏人员身穿彩衣,手击锣鼓,通过“抢金瓜”“金龙戏水”“凤摆细浪”“夜静摇铃”等高难度的演奏技巧和“二龙出水”“八字扇面”“一字长蛇”“丹凤朝阳”等队形变换,充分体现出云胜锣鼓的四

大艺术特点:急如狂涛骇浪,缓若涓水长流,重似霹雳闪电,轻比夜阑摇铃。

演奏中鼓点与锣声震天动地,音色醇厚,使人感到鼓曲刚柔相济、节奏欢快、轻重有秩、层次分明,锣鼓声急时宛如惊涛骇浪冲袭,缓时犹如汨汨溪泉细流,给人以赏心悦目之艺术享受,充分反映了塞上高原人民热情豪爽、雄浑剽悍、勤劳勇敢、奋发图强之乡土特色。

云胜锣鼓曲目丰富,现存133首,拥有37种独特指揮法。云胜锣鼓的经典曲目有《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八仙过海》《猛虎下山》等。

云胜锣鼓与我国其他锣鼓的演奏法的不同是:一到“三品二档”以上的曲目,演奏员就不用鼓棒,只用手指击鼓。各种乐器皆有“鸳鸯”打法(即男女合击一器的奏法)的绝活。据老艺人们说:“晋北大锣鼓的乐器性能是以鼓为君,象征骨骼;小锣为皇后,小锣是舌头,二者紧密配合,起筋脉血液的作用;大镲是皮肉,套锣是点缀,起辅助作用;木鱼象征眉目;再加上持鞭指挥是灵魂,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云胜锣鼓以其别具一格、亮丽多变的表演形式,不仅生动有趣地表现了晋北地区劳动人民的生活情趣,而且折射出诸多的历史风貌。

2011年,云胜锣鼓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本版编辑整理

## 范家十三院

范家十三院

晋城市阳城县白桑乡的洪上村,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民居院落,这就是闻名遐迩的范家十三院。

洪上村在明清时期是一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村落,建筑丰富。其中,范家十三院独特的建筑风格最引人入胜。十三院的主人范桢、范屏周及其父、祖辈,早于清乾隆年之前就开始在安徽的亳州经营木料生意。富了之后,范家便将自家原来宅地上的旧房逐步拆掉,分期分批在村内修建了十三院。清道光年间,是其家族的鼎盛时期。到清同治年间,因木材场失火,生意受到重创,家道衰落。但其留下的民居庄园,却无不显现出清代民居建筑的特色。

范家十三院总体布局呈长方形,其四周为高大的围墙,高约8米,院落南北长300米,东西宽100米,总面积3万多平方米,共建有290间房屋,从远处看,庄园形似城堡。十三院的正门开在东南角,为拱形门楼。在大院的西南角还留有偏门,能工巧匠在正门和偏门以里,分别由两条贯穿南北和一条横贯东西的院巷,巧妙地将十三院串连起来,整个大院中门连门,院中套院,结构严谨,布局规整。

由正门大门而进,展现在眼前的是两层较为宽阔的平台。以平台为界,其东面由南往北依次是小书房院、棋盘院、官院;西面是老书房院、老新院和小新院。小书房院坐东朝西,小巧别致,门匾上刻有“居安深思”四个字,据说是当年塾师之居所。棋盘院是十三院中最早的建筑,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中间由过门、屏风及壁墙将棋盘院分为前后两院,布局形若棋盘。

官院是十三院中建筑最为考究的一处院落。该院建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是十三院最后完成的建筑。该院主人范步云属于范家经商的极盛时期,因此院落修得门庭高大,气势恢宏。在精致的出檐大门上,其匾额写有“和气致祥”四个大字。院内楼房砌筑整齐,南倒座房和北堂房均为石柱立顶的出檐楼房。该院的院面铺设也很讲究,青砖铺地,在滴水处都有用细小的河卵石拼成方形图案,显得大院干净整洁,美观大方。

在平台的西侧,分别为南面的老书房院和北面的老新院。老书房院建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昔日曾是范家子孙读书学习的地方。该院为内外两处院落。外院南房为二层出檐楼,其木雕饰品极为精细和美观。由老书房院出来左拐,是中间隔着一个宽阔场地的老新院。该院结构布局与棋盘院大体相同,建造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在老新院大门右侧,有一小门,穿过小门,就是南北走向、宽约2米的院巷胡同。其地面用规则的砂石铺成,两旁高墙耸立。院巷胡同将十三院分为两个地带,胡同以东是当年房主人的居所,胡同以西是为范家干活的长工劳动和居住的地方。北面还有放置农具和饲养牲畜的窖后院。



院落平台和通道

## 傅山题字“丰周瓢饮”

张文平

面也不改其乐。”这句话是孔子表扬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安贫乐道的高尚品质:吃着粗茶淡饭,住在破陋的巷子里,别人都不堪忍受这种清贫困顿的生活,可颜回却自得其乐。

至于傅山先生为什么把“丰周”与“瓢饮”联词题于冠山,平定人的意见各有不同。

有人说,这是傅山先生隐喻欲成大事者,即先要有耐大苦的志气,并以其深刻寓意启迪冠山学子。

有人说,傅山先生是以“丰周瓢饮”比喻源头之水。源头之水虽然细小,但往往可以汇成江河。意思是说,你莫小看了这区区冠山书院,这里培养出的人才可都是国之大器呢。

有人说,傅山先生借“瓢饮”之谐音,暗示自己时时刻刻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坚决不为清廷做事,要四处“漂泊”。这不,他从太原漂到平定冠山来了。

还有人说,“丰周瓢饮”,你们都念错了,应该读“礼周瓢饮”。“丰”繁体字为“豐”,“豐”也是“豐”(即礼)的异体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豐,行礼之器也。”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就像是几块玉石放在“豆”(古代的盛器)上面,也就是说,“豐”就是一种盛放贵重物品的礼器。

笔者对上述说法并不认同。

“丰周瓢饮”这句话不是傅山发明创造的,早在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即有明确记载,所表达的意思与周朝无关,跟颜回也毫不搭界。

《水经注》卷四中说:“山下水际,有二石室,盖隐者之故居矣。细水东流,注于崿谷。侧溪山南有石室,西

面有两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结牖,连扃接闼,所谓石室相距也。东厢石上,犹传杵臼之迹,庭中亦有旧宇处,尚仿佛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丰周瓢饮,似是栖游隐学之所。昔子夏教授河西,疑即此也,而无以辨之。”

郦道元认为,此“隐者”,即子夏;“石室”,乃子夏在今河南韩城市境设教之遗迹。

“微涓石溜,丰周瓢饮”,并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典故,在古代文献中屡见不鲜。

唐代王维《杂兴》诗:“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宋代苏轼《万松亭》诗:“涓涓石溜供厨足,羸羸山屏绕寺开。”明朝周履靖《锦笺记·泛月》:“试听殿铃隐隐,石溜潺潺,总把游情逗。”

诗中所说的“石溜”,就是指岩石间的水流。“微涓石溜”,是说有一缕细流从石涧流出。

清人余宾硕在《金陵览古》中,谈及他寻访昭明读书台的经历时这样写道:“泉在故法云寺侧,出一小窟中,微涓石溜,丰周瓢饮。再上至太子岩,即梁昭明太子读书台也。”

余宾硕诗中所说的“丰周瓢饮”,与郦道元《水经注》中提到的“丰周瓢饮”意思完全一样,我的理解是:隐者所居之处,有泉水潺潺,可饮可濯,周边草木因滋润而茂盛。草盛水清,足矣。

至于傅山先生当年挥笔写下“丰周瓢饮”这四个字的时候,他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情,又出于何种考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只能去问傅山先生了。